

第九回 通元子初助破倭

〔先聲雙句漿水令〕調

詞曰：

仙航載一帆風快，羽扇揮掃除蜂蠆。從今破了殺人戒，我軍臨、我軍臨，海上龍吟他兵敗，他兵敗，村邊犬吠。

通元子說：“聞得倭國犯順，張元帥領兵抵敵。但倭營邪術勝人。此次會戰，張元帥定要損兵折將。貧道算明，必須破他妖法，方能取勝。無如趙文華奸賊忌賢害能，竟要將張、曹兩家屠戮。大劫天成，無從解救。只是趙文華那廝凶殘可恨。我且下山去走一遭。”

且說張大人在中營與眾將說道：“前日雖勝倭營一陣，究竟未知他的虛實，何可造次進兵。古語云：‘撼泰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’言不輕動也。

詩曰：

大將行師審速遲，軍機豈是蠢夫知。

無如督戰文書急，翻使英雄不自持。

噯，趙文華，趙文華！你只知阿附嚴嵩，那裏知道軍務？

羽書來催數次，兵若猝進，恐失機宜。若不進兵，彼必以養寇誣我。這便怎麼處？”

中軍官稟說：“參謀曹大人進見。”曹說：“元帥，連日倭營罵陣甚急，都中督戰不休。卑將看來，宜與一戰，內以塞讒慝之口，外以發敵人之心。”張說：“曹大人，勢處兩難，只好權宜從事。約定日期，與倭會戰便了。”

那邊倭王說：“娘娘，華兵利害。今日出征須用法寶。孤家敵住張經，先鋒敵住曹邦輔。若不分勝負，娘娘上陣助戰，必然贏他。”正是：

海上騰騰殺氣，陣中種種妖氛。

贊曰：

將軍雖猛虎，畢竟是凡夫。

只為催兵急，妖謀得勝圖。

倭營安排已定，放下五百號戰船，皆有水輪八個，行動如飛。每船桅檣十丈，三道蒲帆。船頂四圍雉堞，女牆洞中俱有西瓜滾水炮。水營中軍是麻圖阿魯蘇，左軍是鐵骨打，右軍是百花娘娘，乘風破浪、耀武揚威。

這邊張元帥吩咐：“三軍小心迎戰，不可貪功。”只見張元帥以紅旗殺入倭王黑隊中，倭先鋒赤條條精身殺入曹軍白隊中，真如神龍戲海，四散水花。

戰了許多時候，忽聽一聲炮響，百花娘娘出了陣門，二囊取出，口念真言，一霎時黑霧漫天，華船撞散數百號，頃刻間火焰薰天，華兵燒得焦頭爛額，損傷了大半將官。那西瓜炮又在黑霧紅焰中滾滾而來。

張元帥是個小心謹慎人，看軍中不利，早早鳴金收兵。倭王得勝而回。又差探子遞下戰書。

張元帥不得已，就掛起免戰牌來。誰料趙文華早已知道了，當日奏聞說：“張經、曹邦輔督軍海上，養寇失機，請以軍法從事。”

怎奈嘉靖皇帝聽信讒言，又有嚴嵩從中構陷，傳旨：“將張、曹二人軍前梟首，籍其家，老幼男婦皆棄市。即著趙文華、胡宗憲領目前去施行，代理軍機，進征倭寇。欽此欽遵。”

事屬並行，書先交代那通元子說：“張、曹大劫難逃。俺欲救此二帥，何能逆天行事。若不助他一陣，豈不滅沒了二帥忠勇麼？來此已到軍門，俺且摘下免戰牌。”

中軍稟報：“元帥，轅門外有個道士摘了免戰牌。”張說：“快去傳來。”只見通元子走入營中，張迎說：“遠軒仙師，三生有幸。但不知何以教本帥？”贊曰：

瀟灑仙衫，瀟灑仙衫，知他道術定非凡。爐成九轉丹，修煉在雲岩。今日降妖伏怪，何須用短劍長鏢？

通元子說：“貧道久知倭寇猖狂，特來助戰。他雖有妖法，破陣卻也無難。事不宜遲，來日即與會戰。”張元帥聽通元子之言甚喜，說：“探子速去下書。”答：“得令。”通元子因在海上做了《征倭賦》一篇：

賦曰：

若夫蜃闕回潮，鮫宮罷市。浪涌官營，波翻寇壘。騰殺氣以千層，靖妖氛於百里。燃犀普照，宜魑魅之皆潛。測蠱相窺，忽波濤之特起。爾乃參謀耀武，元帥稱雄。既秉旄而執鉞，復挾矢以張弓。來峨眉之仙客，塞海眼以神工。當年關谷從游，赤松有子。此日征倭助戰，黃石名公。則見涉駭浪以來風，因洪濤而拾級。豈徒百而號千，無不一以當百。大纛星懸，總千山立裝束。似春三花貌，倭妃釵鈿皆兵，裸程如丈六金身。鸞將斧戕不入。於是兩軍已會，一矢相遺。長帆風飽，巨艦星馳，彼呼鵝鶴，此策熊羆。酷似洞庭一軍飛來應揚麼之語，渾如瀘水五月擒出降孟獲之師。無何，仙陣方陳寇兵已退，堞炮消聲輪舟亂隊。人不可以稱雄，壘何堪以相對。軍中女子知兵氣之不揚，閩外將軍卜敵營之必潰。孰知軍威敗敵，劫運消魂。朝內動如簧之舌，軍中亡挾纊之溫。捷紅旗於海宇，流碧血於轅門。平倭寇以三軍，已聞鑢歌奏凱。壞長城於萬里，徒使大將含冤。

通元子賦畢，收在篋中，天機不敢漏泄。但隨張、曹二帥領兵而來。